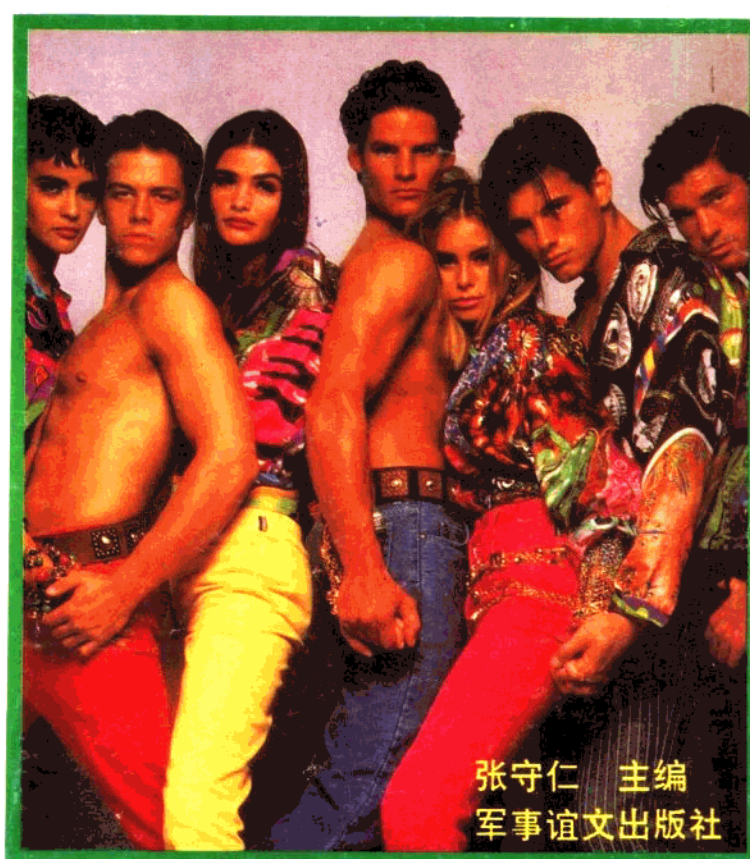


欲爱不能
欲生不能

欲恨不能
欲死不能



张守仁 主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两性世界

恩恩怨怨

内 容 提 要

阳和阴、男和女、亚当和夏娃，这两性之间组成了最普通又最复杂的世界。它们之间的渴盼、向往、追求和结合，便是爱情。爱的旅程充满艰辛：

——甜蜜中充满痛苦，温馨里伴着凄凉；笑语难掩住辛酸，欢歌更带着悲愤。

两性之间的凝聚和离异、和谐和纠葛、占有和反叛、恩爱和怨恨，是情感交响曲中永无休止的乐章，是一切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

《两性世界恩恩怨怨》辑入了《春雪》、《飞天》、《无怨无悔》等六部高品位的纯文学中篇爱情小说。真实而又离奇的故事，朴素而又华彩的文笔，带您走过冰坚雪厚、崎崎岖岖的生活之路，领您一饮恩恩怨怨、悲悲切切的爱情苦酒。荡人心魄的命运，感人泪下的恋情，令人伤感的结局，让您在遗憾和怅惘中，在忧伤和苦痛中，深深地思考，久久地回味

.....

目 录

春 雪 余易木 (1)

土牢情话 张贤亮 (26)

飞 天..... 刘 克 (106)

这如水般的年华..... 江 鱼 (154)

无怨无恨..... 王 伶 (245)

初恋的回声..... 余易木 (294)

编后记

春 雪

余易木

冬天来了，春日怎能遥远？

——雪莱

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不期而遇的邂逅。

只是当场内灯光重亮、观众离席而起的时候，我才恍然发现：电影开映后，前排一位摸黑进来的观众就是她。我们都愣住了。良久，我才伸出手去。我很想说些什么，可是声音哽塞在喉咙里，只不过动了动嘴唇。

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大华电影院。

天已经黑了。

由于温度的突变抑或其他什么原因，我忽然打起了寒颤，牙齿不由自主地碰得嗒嗒地响。我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才勉强忍住了——因为我觉得，在她面前这样发抖，是可笑的。

天真冷。冷得出奇。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冬天似乎没有这么冷。

今年春天，北京的气候怪极了。前几天，特别暖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路旁的树木也都已抽芽。这几天，气温骤然下降，仿佛又回到了冬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有中雪。我抬头仰望天空，黑鸦鸦的云层几乎就压在屋顶上。看样子，这

场雪恐怕难免的了。

我们习惯地穿过马路，折进金鱼胡同。

象以往一样，她走在我的右边。她戴着头巾，低着头，一声也不响。在路灯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她的脸。我只感到，她侧影的轮廓依旧那么清秀。呵，简直难以相信，相隔五年，我们又见面了，而且那么突然，那么意外。

意外吗？不尽然。五年来，我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时刻。在我的幻想中，这应该是一个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式的场面。事实上，这幕期待中的悲剧，我在幻梦中早已经历了何止千百次。可是，现在，她——这个我如此深深地热爱过的无情的人，她就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却那么沉静。既没有撕心欲裂的怨恨，也没有狂暴盛怒的激动。

记得六〇年秋天，老孙来西宁我们单位出差。他有意或无意地谈起她在反右倾斗争中栽了跟斗，一个小伙子也跟她分道扬镳了。当时，我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然而，夜晚，我躺在床上，却莫名其妙地悄悄地哭了。

此刻，回忆起来，我倒好象有点儿明白了。怎么说呢，不管怎样，也许直至今天，在我的内心深处，对她更多的却依然是温情……

“呜——呜——”一阵喇叭的鸣叫声传入耳膜，接着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口。我赶紧躲开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原来，我们已到了王府井。

“到和平餐厅去吃点儿东西好吗？”她低声问。

“好。”我随口同意了。

话刚脱口，我就后悔了。为什么要到和平餐厅去？为了怀旧？噢，谢天谢地，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致！换一个地方岂

不更好？天知道我怎么会同意的！可是，再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既然她满不在乎，我又何必忌讳？和平餐厅就和平餐厅！旧地重游也无妨……

“我们上楼吧？”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

刚走到楼梯中央，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从前可不是这样。从前，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蓝色的多瑙河》的轻快优美的旋律。“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简直怀疑，在我这一生中，还曾经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环顾四周，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一切的一切，跟我五年前最后一次和她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我真会以为那逝去了的春天又重现了呢！

幸而天气恶劣，楼下顾客不多，楼上更少。宽敞的餐厅显得有些空旷。我们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对座，脱掉外衣，刚一坐定，服务员就送来了菜单。

我要了两客份菜。

“两客九元，粮票四两。”服务员娴熟地说。

不巧，上衣口袋里的钱不够。我正要伸手到衬衫口袋里去拿，她已抢先会钞了。

我做了个遗憾的手势。

“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呢？”她不以为然地说。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注视着我：

“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没想到。”

“几年不见，你还是老样子。”

“哪儿的话——老了，头顶都开始秃了。”

“不，你变化不大，”她固执地说，“至少，没有我变化大。你看，我老了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的确，她老了不少。她瘦了，脸部圆润的线条变得严峻了，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原有的光辉，开始黯淡了，甚至连眼角都出现了细细的皱纹……”

“我们都老了。”我斟酌着说，很难抑制某种淡淡的凄凉的感觉。

“也许，这么说也对。”她若有所思地说，“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五年了。”

是的，五年了。五年前，我们都是年轻的，五年后的今天，我们都老了。五年前，五七年的春天，四月间的一个下午，她就象现在一样，双手托住下颌坐在我的对面。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她瞅着我，她在笑——她的眼睛在笑……

“哎，我问你，”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假如我这次下厂，不小心，把手脚砸坏了，成了残废，你怎么办呐？”

“明天就要出差了，别讲这些不吉利的话！”我嘀咕道。

“没有关系！我才不迷信呢！我不怕，我就是要讲。你快说，你打算怎么办？呶，快说呀……”

“不可能的！”

“这不一定。冷加工处的小马不就是把手臂折断了？参加老厂技术改造，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所以我一再嘱咐你要小心一些。”

“可是，万一？万一出了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她追问道。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反问了一句。

“照我说，问题很简单：吹掉，拉倒！世界上漂亮的姑娘千千万，何苦讨一个残废做老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有朝一日我残废了，你就打算这么办——把我一脚踢开？”

这下子可把她将住了。

“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难道我就是那样的？——认识一年多了，你还说这种话……”

她见我真的难过起来了，就连忙安慰我说：

“我是跟你开玩笑，你怎么认真了？”

“不能开这样的玩笑。”我郑重其事地说，“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我知道，什么我都知道。”她握住了我的手，感动地说，“我对你也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除非——”

她咬住了嘴唇，没有说下去。

“除非什么？”我不安地诘问道。

“除非……除非你不革命。”她严肃地说。

我吃了一惊。

“你……你认为我……有一天我会不革命了？”

“天呐！我想到哪儿去了！”她自己也惊呼起来了，“不可能的，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我说走了嘴，别生我的气，别生我的气……”

“你不该说这种话。”我叹了一口气，委屈地说，心中很不是滋味。

她笑了，抚摸着我的手，歉疚地笑了。

我凝视着她那明朗的微笑，自己也禁不住宽慰地笑了。

呵，如果当时我能预知未来，我想我会哭的，尽管窗外是灿烂的阳光，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

“你在想什么？”

“我?! ——”我定了定神，随口支吾道，“我在想，要是去年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门口排队呢！”

“你去年到北京来过？”

“没有。我猜想是这样，因为去年上海也到处排队。”

“北京毕竟是首都，好一些。”她说，“你哪天到北京的？”

“三个多星期了。”

“出差？”

“出差。”

“你怎么没有想到抽空去看看你的老同事？”

“人家未必欢迎我，我也无意自讨没趣。”

“记得你的人还是有的。”她委婉地说。

“谁知道?!”我淡漠地说。

服务员端来了餐具和果酱、面包。

“一条大河，波——浪——宽——”女高音的尖嗓子又一遍在空旷的餐厅里唱了起来。

我觉得有些气闷。我看看窗户，窗户上布满了水雾。不住地，有些凝结了的水珠蜿蜒曲折地往下流，我用手擦了一擦，凑近玻璃，了望窗外，窗外是黑夜。透过窗户的隙缝，一股寒气悄悄地探进头来，给人以凉爽的感觉。

我解开了衣领。

“你这是本什么书？——你还是老样子，那么喜欢读书，走到哪儿都要带一本。”她说，拿起我插在外衣口袋里的一本小书。

“无所谓喜欢，积习难改，如此而已。”我解释道。

她瞥了我一眼，低下头去翻阅。

“Есенин^① ………”她扬起头来，“你又买了一本新的？”

“好几年了，离京前夕买的。”

“你那本还在我那儿，都让我读旧了。”

“你喜欢，就留着。”

“留作纪念？”

“无所谓纪念。”

她又瞥了我一眼，重新低下头去……

“叶赛宁的有些诗，写得真好。”她自言自语道，“有时候，我爱读，又怕读。一读那些诗，我就想起许许多多事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的那一首短诗吗？”

“我们一起读过的诗好象不止一首。”

“是不少。我指的是那一首……我从前不大喜欢，现在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那一首……喔，对了，在这儿。”

她轻轻地念了起来：

Не вернуть мне ту ночь прохланую,

Не видать мне подруги своей,

Не слышать ту песн отрадную,

① 叶赛宁：1895—1925，俄国诗人。十月革命后一度歌颂光明，后因对革命不理解以至悲观失望，终于自杀。——文中俄语诗由编者译注。

Что распевал в саду соловей……

(回不来了，我那凉爽的夜晚，

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

听不到那欢乐的歌：

夜莺在花园里婉转鸣唱……)

她念了四句，顿住了。少顷，叹息一声说：“一点也不错，

Что прошло, не вернуть никогда. (过去了的，再也不会回来。)”

过了一会儿，她见我毫无反应，抬起头来，略带困惑的表情，对我说：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首诗吗？”

“我现在完全无所谓。”

“完全无所谓？”

“完全无所谓。”

“人现在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

“一点不错，”我十分肯定地说，“对什么都无所谓。”

服务员端来了色拉和奶油昌鱼。

“我们吃饭吧。”我说。

“不，等一等——这是谁的照片？”她在《叶赛宁选集》中发现了一张相片。

“我的外甥。”

“你姊姊有孩子了？”她诧异地问，似乎很高兴。

“去年八月份生的。这是我外甥的百日照。”

“你姊姊结婚那么多年，也该有孩子了。”她说，“他们还在天津吗？”

“不，现在在杭州，五八年底调去的。”

“你姊姊对你真好，她真爱你呵。”她沉思地说。

“就是。她只有我这一个弟弟。”

“可惜，我没有这样一个姊姊……”她说，一面端详着我外甥的照片，“你看，你看，多么有趣！眼睛和嘴一般大！噢……噢……他在对我笑呢！”

顿了顿，她又自言自语地接着说：

“有这样的孩子，什么忧愁，什么烦恼不能消解呵——你说呢？”

我没有回答。

我能说什么呢？面对着这母性的觉醒，我能说什么呢？呵，如果没有那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孩子也许早已会搂着我们的脖子喊“爸爸”“妈妈”了……

她见我沒有反应，又接着说：

“你姊姊和你姊夫，我虽然只见过一次，但我一直还记得他们。他们对我的热情和亲切，我一直没有忘记。”

“谢谢你还记得他们。”

“你以为我那么健忘吗？”她以责备的口吻反诘道。

“不，我的意思是说，遗忘有时是难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我们吃饭吧？”

“好，我们吃饭。”她把照片放回原处，拿起了刀叉。

隔了几秒钟，“一条大河，波浪宽……”又尖声尖气地唱了起来。

“到处是流不尽的一条大河，我腻透了！”她一边用餐刀割着昌鱼，一边皱着眉头说。

“没有办法。这儿一向有反复播送同一张唱片的习惯。从前是蓝色的多瑙河，现在是一条大河——这恐怕也是积习难改的缘故吧！”

她笑了。

“不过，我宁可听蓝色的多瑙河——当然，你是无——所谓。”她调皮地说。

刹那间，我仿佛见到了五年前的她。一阵心酸几乎压抑不住。我赶紧装着去撂披下来的额发，用手挡住了视线。

沉默。

“你知道吗？”她打破沉默说，“我妹妹也快做妈妈了。”

“真的吗？”我惊奇得连往嘴里送的一块鱼，也在半空中停住了。

“你奇怪什么？”

“在我的印象中，她还是孩子呐！”我喊道。在我的印象中，她妹妹完全是个孩子。记得五六年秋天，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为了祝贺她的生日，带了一个大蛋糕和一束她所喜爱的紫罗兰，第一次上她家去，到了门口，我怯步了。迟疑了足足一刻钟，才鼓起勇气敲门。开门的就是她妹妹。她妹妹对我狡黠地一笑，大声地说：

“我在门边等了你足足一刻钟呐！”

我一下子连耳根都红透了……五年，不过五年，连这个顽皮的小姑娘也快当妈妈了……

“什么时候结的婚？”我问。

“去年‘五一’。她爱人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

“技术员？”

“不，炉长。”

“好眼力，现在再也找不到比工人更实惠的职业了！”

“我也这样想。”

服务员端来了第三道菜——羊排和浓汤。

“我想问你一件事。”她犹豫了少顷，说，“你可别见怪。”

“不要紧，你说吧。”

“你……你那个问题解决了么？”

“不解决我怎么能来北京出差？”

“什么时候解决的？”

“去年国庆节。”

“我从心底里为你高兴。”

“谢谢你。”我说，“你这几年生活得好吗？”

“你不知道？！”

“不太清楚。”

“老孙说，他在西宁遇见过你，他没有谈起？”

“他只是随便提了几句，我也不便细问。你知道，我跟老孙……”

她颌首表示会意。

“你总听说我在反右派斗争中我跟谁了吧？”

“听说了。可是不清楚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五八年年底，我参加我们研究院组织的一个技术鉴定组，代表部里去哈尔滨鉴定一项突破国际水平的技术革新。我到那儿一看，发现完全是浮夸。回来以后，鉴定组又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实事求是的、浮夸的报告——”

“你公开表示了反对？”我插嘴道。

“没有。正相反，我也签字。”

“那事情不就完了？”

“糟糕的是我在签字的同时，给院党组单独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了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看法。因我觉得，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有责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

“报告送上去了？”

“送上去了。”

“我不懂，你为什么又签字，又打报告呢？”

“很幼稚，不是吗？”

“照我看，幼稚的不在于你签字，而在于你节外生枝。”

她点头表示同意。

“后来怎样？”我接着问。

“报告送上去后，赵处长找我谈了一次，要我认清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和主流。谈完也就完了。五九年的反右倾时，忽然旧事重提，我变成了院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

“挨整了吧？”

“批判了将近三个月。”

“结果呢？”

“开除团籍，下放农场劳动。劳动了两年多，去年年底才回来。”

“甄别了？”

“甄别了，团籍也恢复了，气人的是，我一回来，团委就催我补缴两年多的团费。”

“有这种事情！你缴了没有？”

“起初我不缴，不是舍不得那几块钱，实在气人不过。后来，天天催，天天催，我就缴了。”她补充说，“缴掉了，省得烦。我现在最怕烦。心一烦，我就脑袋发胀。”

“有意思！”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有时候，我想想，也觉得滑稽。还有，据说不缴清团费不能退团，这也是促使我补缴的原因之一。老太婆了，早就该退团了。”她疲倦地说。

“这几年你也实在不容易呀……”我同情地说。

“比起你来，可能还好一些。听说，这几年青海很苦——很苦，你单身在青海，再加上……”

“没有什么。”我打断了她的话，“最困难的时候总算熬过去了。”

她瞧瞧我，踌躇着，似乎想继续说些什么；我瞧瞧她，等待着，想听她再说些什么。但是，没有，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她沉默了。

良久，我突然问道：

“你结婚了没有？”

她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呢？”

“我结婚了。”我说，如释重负，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你结婚了！”——她脱口而出。

当我见到她那混杂着惊异和某种难以掩饰的失望的神情的時候，我甚至有点儿得意。

“我结婚了。”我重复地说。

“什……什么时候？”

“去年春节。”

“你……你妻子在哪儿工作？”

“我爱人——”我着重说出了“爱人”这个字眼，“是个农村姑娘，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公社里养猪。”

“你们……你和你爱人怎么认识的？”这次她也改口了。

“亲戚介绍的。我们从见面到结婚，才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恰好一个星期，一天不差。现在流行速战速决，我有一

个同事，只用了三天。我这一个星期，还算慢的呢！”

“真难以相信……”

“你不信吧？——这是我们的结婚照。”我摸出工作证，从中取出一张相片递给她。

“跟她？你跟她！……”她因惊愕而睁大了眼睛。

“结婚了。”我接住她的话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农村姑娘，即便长得最丑的，也是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凭我以往对你的了解，这太难……太难以想象了……”

“世界上难以想象的事情太多了，何止于此！”我冷酷地说，“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五年来，我变了，变得实际了，普通了，一般化了，或者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庸——俗——了。我这个庸俗化了的人今天确定不移地认为：最丑陋、最愚笨的乡下姑娘的真情实意远比最漂亮、最聪明的城市小姐的花言巧语来得好。”

她默默地凝视着我，脸色突然变得异常的苍白。

“你，”我接着说，“你希望在我身上看到什么呢？一个悲剧？——不，我的朋友，你错了。在我们的时代，悲剧已经过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无所谓‘悲剧’，也不可能再有‘悲剧’，正如已无所谓‘喜剧’，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喜剧’一样。你不妨相信我的话。”

她没有应答，只是默默地把照片递还给我，垂下头去，再也没有出声。

在空旷的餐厅里，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声继续在单调的紫回荡漾。